

歧义容忍度与二语学习成绩的相关性研究

刘文杰, 许娟

淮北理工学院教育学院, 安徽 淮北

收稿日期: 2024年8月5日; 录用日期: 2024年9月3日; 发布日期: 2024年9月14日

摘要

自1948年Frenkel-Brunswik提出歧义容忍度(TOA)以来,这一概念一直是二语习得领域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同时,TOA是第二语言学习和习得中的一个普遍现象。本研究以中国某双一流大学38名非英语专业研究生作为研究对象。此外,本研究采用了量化研究方法,即使用了Ely的第二语言歧义容忍度量表。二语学习成绩则以CET4的总分作为衡量标准。结果表明,研究生的总体水平处于中等水平,TOA水平与L2成绩(即CET4分数)之间存在正相关,这可能对第二语言学习和第二语言教学均有所启示。

关键词

歧义容忍度, 二语成绩,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A Study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olerance of Ambiguity and L2 Achievements

Wenjie Liu, Juan Xu

School of Education, Huaibe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uaibei Anhui

Received: Aug. 5th, 2024; accepted: Sep. 3rd, 2024; published: Sep. 14th, 2024

Abstract

Tolerance of ambiguity (TOA) has long been a heated concept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mong scholars from home and abroad since it was proposed by Frenkel-Brunswik in 1948. Meanwhile, TOA is a prevalent phenomenon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acquisition. The study has 38 non-English major graduate students from one of China's double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as subjects. Moreover, it adopts quantitative method, specifically, employing Second Language Tolerance of Ambiguity Scale from Ely. As for L2 achievement, total scores of CET4 serve as the measure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graduate students' level is generally in the middle and a positively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rests between TOA level and L2 achievement, namely, CET4

scores, which may shed some light on the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Keywords

Tolerance of Ambiguity, Second Language Achievement, Non-English Major Graduate Students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第二语言习得领域, 学生的学习备受重视, 许多研究者都致力于研究影响第二语言学习和习得效果的因素, 如性别差异、年龄、学习风格等。实际上, 学生的学习成绩普遍存在显著差异, 即在学习环境和教材相似的情况下, 有些学生的学习成绩会在一定程度上优于其他同学。

歧义容忍度最初由 Frenkel-Brunswik 提出, 后被广泛认为是一种学习风格。正如 Brown [1]所说, 歧义容忍度是一种学习风格, 表现出一个人在一定情况下愿意容忍与自己的认知系统或知识结构相矛盾的想法或观点。此后,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从心理学的角度以及后来的第二语言习得的角度参与到对 TOA 的研究中来。过去几十年来, 对 TOA 概念和第二语言学习的研究突飞猛进, 为今后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关注研究生 TOA 水平以及 TOA 与二语学习成绩总体关系的研究者相对较少。

在心理学中, 对歧义容忍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 起源于 1949 年 Frenkel-Brunswik [2]的观点, 他的研究表明, 那些“无法产生矛盾情绪或无法进行价值判断的冲突的孩子通常无法用两种或多种不同的方式看待事物”。自此, 心理学家们致力于对歧义容忍的研究, 同时这些心理学家也为今后二语习得领域开展歧义容忍度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Budner [3]将这一概念扩展到二语习得领域。此外, 语言学家开始研究歧义容忍度与二语学习之间的关系。Naimen [4]对二语学习进行了实证研究, 并探讨了与 ITOA、移情、外向性等性格特征的关系。他的研究对象是 72 名以法语为第二语言的加拿大英语使用者。结果表明, 歧义容忍度与法语听力理解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 且高 TOA 的学生在听力测试中得分更高。Chapelle 和 Roberts [5]对伊利诺伊州的英语非母语学习者进行了语言熟练度研究, 发现 TOA 较高的学生往往在语法结构、听力和托福听写方面表现稍好。他们的结论是, TOA 是二语习得的关键因素。总的来说, 这两项研究说明了歧义容忍度与二语成绩之间的强烈相关性。

除上述研究外, 一些研究者还开始研究可能影响歧义容忍度与二语习得关系的其他变量。Maclain [6]认为, 歧义容忍度“与冒险意愿、认知复杂性、接受变化呈正相关, 与教条主义呈负相关”。Grace [7]的研究表明, 性格类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歧义的容忍程度, 而 TOA 与词汇记忆能力无关。总之, 国外关于 TOA 的研究最初根植于心理学领域, 后来由语言学家发展起来, 发现了 TOA 与二语学习之间的密切关系。

随着国外对歧义容忍度研究的推进, 国内研究者们也纷纷从不同角度研究这一概念。在歧义容忍度对外语成绩影响的研究中, 文秋芳和王海啸[8]首次将歧义容忍度作为影响外语成绩的变量。他们的研究激发了后续对 TOA 研究的兴趣。殷燕[9]则认为歧义容忍度可以对二语产生积极影响, 并指出歧义容忍度在英语作为外语的学习中确实不可或缺。张素敏和王桂平[10]的研究与殷的研究有些相似, 他们对 210 名英语专业二年级学生进行了大样本研究, 调查歧义容忍度与语言学习水平之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歧义容忍度水平与英语最终成绩呈正相关。在殷之前, 周英[11]通过对 52 名大学新生进行研究, 发现精听加泛

听与歧义容忍度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另一方面, 刘富强和孙建奎[12]通过调查一所大学的非英语专业学生, 发现了歧义容忍度与阅读成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这两项研究与前几项研究不同, 因为前一项研究关注整体成绩, 而后一项研究则关注特定成绩, 即听力和阅读。总之, 国内对 TOA 的研究较为丰富, 但主要集中在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的大学生身上, 针对研究生的研究很少, 因此在这方面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由此, 本研究旨在研究非英语专业研究生中 TOA 与二语学习成绩的相关性, 具体包括以下两个研究问题:

- 1)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对模糊性的容忍度总体情况如何?
- 2) 目标群体中, 对模糊性的容忍度与第二语言成绩之间存在怎样的相关性?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以往的研究对象从中学生到研究生, 从非英语专业学生到英语专业学生都有所涉及, 但针对非英语专业研究生的研究较少。本研究利用问卷星进行调查, 向中国一所双一流大学的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发放问卷, 共回收 44 份问卷, 包括德语、俄语、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力学、材料与化学工程等专业的学生。为了控制相关变量的影响, 这些研究对象均为研究生一年级学生。由于 6 份问卷无效, 本研究获得有效问卷 38 份, 这些问卷不合格是因为受访者经常选择绝对性的条目, 因而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该 38 名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在有效的问卷中, 有 18 名女性和 20 名男性, 即 47.37% 的女性学生和 52.63% 的男性学生。此外, 他们学习英语都超过十年, 并且都参加了大学英语四级考试。

2.2.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问卷和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作为研究工具。具体而言, 研究的问卷来自 Ely 于 1995 年编制的第二语言歧义容忍度量表[13]。该量表是衡量受试者 TOA 水平的合适工具, 因此它在二语习得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该问卷包括 12 个条目, 涉及阅读、听力、写作、口语等不同要素。每道题都采用五级李克特量表, 从强烈同意到强烈不同意不等。为了便于后续数据分析处理, 这五个选择被转化为以下序数值: 强烈同意(SA) = 1, 同意(A) = 2, 不确定(U) = 3, 不同意(D) = 4, 强烈不同意(SD) = 5。对于另一种工具, CET4 是教育部组织的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的缩写, 用于衡量全国大学生英语水平标准。许多研究人员都以 CET4 为研究对象, 这是一种经过验证具有高有效性和可靠性的标准考试, 因此本研究利用该考试的总成绩来评估学生的英语水平。

2.3. 数据收集与分析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在数据收集过程中, 研究者共收集 44 份问卷, 其中有 6 份问卷无效, 因为它们自相矛盾或过于频繁地选择绝对同意或不同意, 或者大学英语四级总分数与 TOA 水平不相符。因此, 有 38 份有效问卷可用于本研究的数据分析过程。此外, 为了进行定量分析, 论文采用 SPSS 16.0 软件作为工具。

3. 研究结果与讨论

3.1. 问卷描述性统计

正如前文所述, 问卷中的答案以五级李克特格式呈现, 并分别转换为相应的数字。同时, 总体得分反映了歧义容忍的积极态度。因此, 在这一点上, 这 12 个条目的总得分越高, TOA 参与者的水平就越

高。为了揭示研究生对歧义容忍度的普遍情况, 以下表 1 和表 2 分别展示 SPSS 16.0 的描述性统计数据。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OA

表 1. 歧义容忍度描述性统计

	人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歧义容忍度	38	12.00	46.00	29.2632	7.65713

根据上述表格, 共有三十八份有效问卷。从左到右看, 它表明 TOA(容忍度)的最小分数为十二分, 最高分为四十六分。将十二个条目相加, TOA 的分数范围从十二分到六十分, 中位数为三十六分。报告的平均值为 29.2632, 标准差为 7.65713, 这表明 TOA 的整体水平略低于中等水平。此外, 由于最低分为 12 分, 因此受试者群体中存在 TOA 的最低水平。相比之下, 由于最高分为 46 分, 没有人达到 TOA 的最高水平 60 分。最高分四十六分也表明有人在歧义容忍度方面有较高的水平, 因为其得分比中位数三十六分高出十分。为了更清楚地了解不同方面的歧义容忍度, 现提供 TOA 的十二个条目的描述性统计数据展示见表 2: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12 items of TOA

表 2. 歧义容忍度量表 12 条目描述性统计

条目	人数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条目 1	38	4	2.47	0.893
条目 2	38	5	2.39	0.974
条目 3	38	4	2.16	0.823
条目 4	38	4	2.55	1.083
条目 5	38	4	2.21	0.875
条目 6	38	5	2.58	1.081
条目 7	38	4	2.53	0.979
条目 8	38	4	2.16	0.855
条目 9	38	5	2.79	1.094
条目 10	38	5	2.37	0.998
条目 11	38	4	2.47	1.003
条目 12	38	4	2.58	0.976

表 2 是 TOA 的十二项内容的展示, 即第 2、3、5、8 和 10 项的得分略低于总平均分 2.44, 分别对应于听力、写作、发音、写作和口语。这意味着受试者在这些方面的 TOA 低于平均水平。显而易见, 口语和写作属于语言学习的输出, 而听力和阅读属于输入。因此, 这些研究生在学习写作和口语方面存在更多困难是可以理解的。尽管他们已有很长时间的英语学习背景, 但他们可能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英语写作培训, 或者很少有机会在公共场合说英语。另一方面, 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写作和口语中无法容忍模糊性, 从而对二语习得中的这两个方面产生了负面影响。

3.2. 歧义容忍度与二语学习成绩的相关性

首先, 研究将呈现参与者的二语学习成绩即大学英语四级成绩以及歧义容忍度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如下表 3 所示: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OA and CET4

表 3. 歧义容忍度与大学英语四级成绩的描述性统计

	人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四级成绩	38	477.39	55.451	380	634
歧义容忍度	38	29.2632	7.65713	12	46

根据表格,参与者的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平均分数是 477.39 分,标准差为 55.451 分,最低分为 380 分,最高分为 634 分。但比较标准差,CET4 各科之间的差异比 TOA 更明显。

再者,为了进一步研究 38 名研究生 TOA 和 CET4 之间的相关性,论文采用肯德尔等级相关系数 (Kendall's tau-b)工具来检验这两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相关性。此外,具体信息见下表 4。根据表格数据显示,TOA 水平与 CET4 成绩即二语学习成绩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因为肯德尔协调系数为 1.000,为正值,且显著性水平为 0.000 ($p < 0.01$)。因此,这表明参与的研究生对歧义容忍度越高,他们的 CET4 总成绩就越高,这在 38 名受试者的二语学习成绩中也同样适用。

总之,38 名研究生 TOA 水平的总体状况大约处于中等水平,受试者之间 TOA 水平与 CET4 成绩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Table 4. Correlation of TOA and CET4 scores

表 4. 歧义容忍度与二语学习成绩的相关关系

个案数	38
肯德尔 W ^a	1.000
卡方	38.000
自由度	1
渐进显著性	0.000

4.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首先关于总体水平,研究发现受试者的歧义容忍度总体水平处于中等水平。结合受试者在容歧义忍度量表上的平均得分 29.2632 和平均每项得分 2.44。在分析问卷的每个条目时,结果表明学生在输出能力、口语和写作方面的歧义容忍度水平低于平均水平。此外,与听力相对应的条目值也低于平均水平。数据还表明,38 名受试者的歧义容忍度水平和大学英语四级总成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与郭继东[14]和 Yougen Lou [15]等人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输入歧义容忍度和阅读歧义容忍度与外语水平呈显著正相关以及歧义容忍度和英语成绩总分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总之,本研究有助于未来研究以研究生群体为研究对象,探讨其语言焦虑和第二语言成绩的关系,因为近年来针对这一特定群体的研究相对缺乏。此外,本研究对二语学习者(尤其是非英语专业研究生)有益,因为研究结果可以让他们高度重视歧义容忍度,提高其语言焦虑水平,从而更好地学习英语并在近期取得更多成就。最后,这项研究对二语教师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教师在帮助学生成功学习第二或外语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教师可以转向歧义容忍度,即介绍这一概念并努力提高学生的语言焦虑水平,这将对研究生的二语学习成绩产生相当深远的影响。但本研究仍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局限性。一方面,本研究在利用更多方法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方面存在不足,无论是面试等。因此,后续

研究可以探讨导致受试者语言焦虑水平高或低的潜在原因。另一方面, 未来研究可以收集更多样本以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参考文献

- [1] Brown, H.D. (2002) Principle of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2] Frenkel-Brunswik, E. (1949) Intolerance of Ambiguity as an Emotional and Perceptual Personality Variab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18**, 108-143. <https://doi.org/10.1111/j.1467-6494.1949.tb01236.x>
- [3] Stanley Budner, N.Y. (1962) Intolerance of Ambiguity as a Personality Variable1. *Journal of Personality*, **30**, 29-50. <https://doi.org/10.1111/j.1467-6494.1962.tb02303.x>
- [4] Naiman, N., Frohlich, H.S. and Todesco, A. (1978) The Good Language Learner. The 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ducation.
- [5] Chapelle, C. and Roberts, C. (1986) Ambiguity Tolerance and Field Independence as Predictors of Proficiency in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Language Learning*, **36**, 27-45. <https://doi.org/10.1111/j.1467-1770.1986.tb00367.x>
- [6] Mclain, D.L. (1993) The Mstat-I: A New Measure of an Individual's Tolerance for Ambiguity.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53**, 183-189. <https://doi.org/10.1177/0013164493053001020>
- [7] Grace, C. (2013) Personality Type, Tolerance of Ambiguity, and Vocabulary Retention in Call. *CALICO Journal*, **15**, 19-45. <https://doi.org/10.1558/cj.v15i1-3.19-45>
- [8] 文秋芳, 王海啸. 学习者因素与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的关系[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6(4): 33-39, 80.
- [9] 殷燕. “歧义容忍度”影响英语学习对课堂英语教学的启迪[J]. 外语界, 2005(4): 58-61.
- [10] 张素敏, 王桂平. 焦虑在歧义容忍度与英语学习成绩之间的中介作用分析[J]. 心理发展与教育学院学报, 2006, 22(4): 64-67.
- [11] 周英. 歧义容忍度对英语专业学生听力理解的影响[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0, 23(4): 75-78.
- [12] 刘富强, 孙建奎. 模糊容忍度对外语阅读理解的影响研究[J]. 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21(6): 100-103.
- [13] Ely, C.M. (1995) Tolerance of Ambiguity and the Teaching of ESL. In: Reid, J.M., Ed., *Learning Styles in the ESL/EFL Classroom*,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87-96.
- [14] 郭继东. 歧义容忍度的分类及其与外语水平的关系[J]. 中国外语, 2013, 10(3): 75-81, 111.
- [15] Lou, Y., Xu, P., Liu, H. and Wei, X. (2015) A Study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Non-English-Majored Graduates' Scores of College English Test 6 and Tolerance of Ambiguity. *Creative Education*, **6**, 2169-2173. <https://doi.org/10.4236/ce.2015.620221>